

如何浇灌花季
做梦想的忠实追寻者
关于青春与成长的疼痛
关于一条文字之河如何呼吸



敬启：致十六岁的你

JINGQI ZHISHILIU SUIDENI

杨 璋 著



敬启：致十六岁的你

JINGQI ZHISHILIU SUIDENI

杨 璋 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启: 致十六岁的你/杨璋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407 - 4768 - 8

I. ①敬…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722 号

敬启: 致十六岁的你

杨 璋 著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欧阳国焰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杜 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 356 号 邮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 - 3896171 010 - 85893190

邮购热线: 0773 - 3896171

传真: 0773 - 3896172 010 - 85800274

E-mail: ljcs@163.com

http: //www. Lijiang - pub. com

印制: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125 千字 印张: 7.25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07 - 4768 - 8

定价: 1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在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我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当你听说不到我的消息，请看着我每月写下的文字，上旬，中旬，下旬，都是关于你。

【上旬】人间色彩 小小说

我在别人的故事里，笑着沉默着，如同水在冰身上看见自己的光泽。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 003

冰是熟睡的水 / 012

桃花欲嫣 / 031

迷情记 / 038

梦里的女人 / 044

别揭开这层华丽的面纱 / 051

永不凋零的春天 / 059

万里之外 / 068

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 / 081

你是一条河 / 096

红色的敞篷法拉利 / 104

安静的花园 / 110

青春的伤斑 / 132

【中甸】思绪无疆 散散文

写出来的句子是散的，一如无意间洒在桌上的白砂糖，和着想念的心情，难怪我感到甜蜜悲伤。

有关冥想和乱谈的一切 / 141

城市，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 147

不落的风景 / 150

及笄情怀 / 152

黑暗中紧握你的手 / 155

放心去飞 / 157

书生读先生 / 161

言无忌 / 165

莫名之远 / 170

真水无香 / 173

说好了这一天不掉眼泪 / 181

无间有旅 (INFERNAL AFFAIRS) / 189

往事并不如烟 / 195

他们 / 198

【下甸】夜半呓语 日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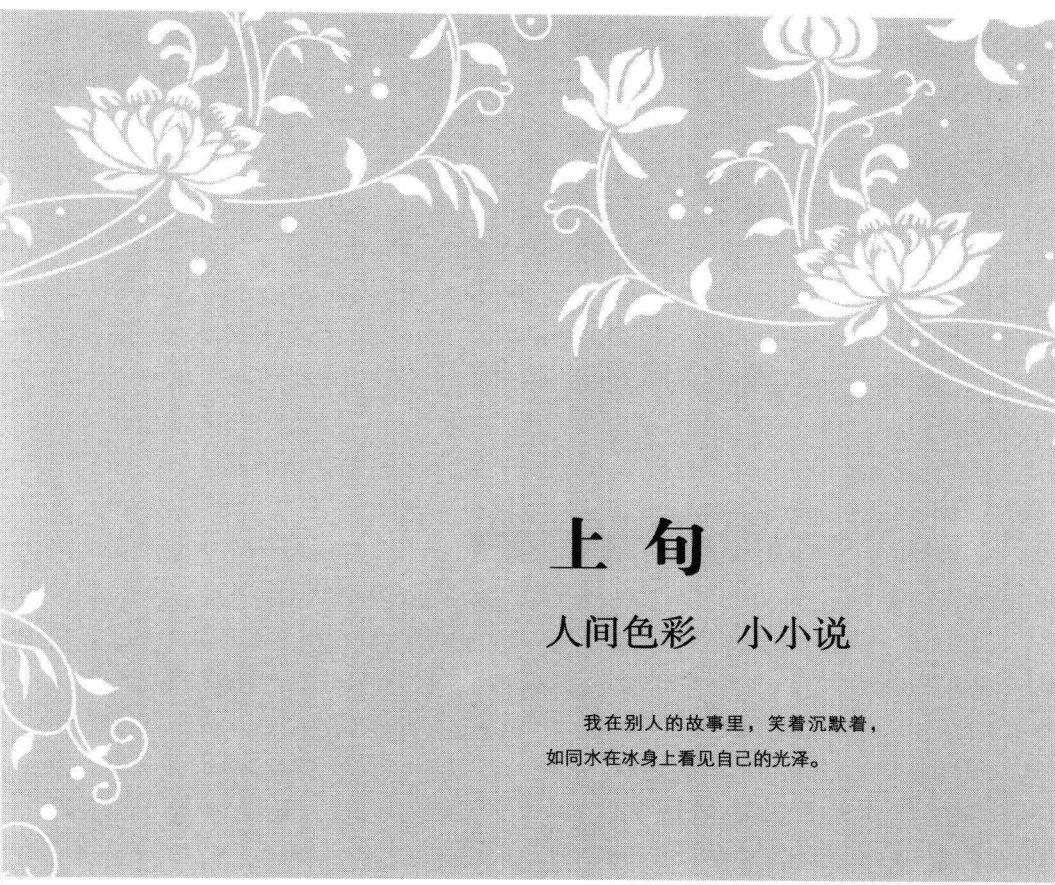
暮光用睡眠的被衾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我记下每日的情绪，对你说晚安。

幸福属于神的孩子 / 203

词不达意 / 204

迷光 / 206

触不到的恋人 / 208
天黑请闭眼 / 209
写在感恩节前夜 / 211
若你碰到他 / 213
在所有的风景中，我最喜欢你 / 214
用手指画出梦想 / 216
突然想起了你 / 218
治水记 / 220
陪你到世界的终结 / 221

A decorative floral pattern in white on a dark grey background. The pattern features stylized lotus flowers and scrolling vines with leaves, arranged in a symmetrical, horizontal band across the top half of the page.

上 旬

人间色彩 小小说

我在别人的故事里，笑着沉默着，
如同水在冰身上看见自己的光泽。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衣食无忧的人常常会生出莫名其妙的忧伤。”

高二那年，老鱼眯着眼睛，从嘴里蹦跶出这么一句话来。日头很足，吃罢午饭懒洋洋趴在桌上的老鱼很难让人不把他和这句话连在一起分析。鲁迅先生赞叹阿Q真能做，我不禁感叹老鱼真能想。老鱼再度眯起眼，怀想起自己在珠江路淘碟的峥嵘岁月。看着为生计奔走辛苦的小贩们充实快乐，好几次老鱼忍不住问，你们忙得满头大汗才赚这么一点儿钱，忧愁吗？小贩乐呵呵地抬起头，毫不吝啬地向老鱼绽放出向日葵般的笑容：“先生，来盘碟吧。”老鱼于是很羡慕小贩们，觉得他们活得有些禅宗的味道。

老鱼其实挺有才的。但是怀才不比怀孕，不是人人都能看出来的。美人迟暮，怀才不遇，乃是人生两大悲哀。纵使胸怀宽广如老鱼者，也不禁喟然长叹。老鱼心中怀着遥远的梦想，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生活在别处。老鱼渴望投入另一种生活的宽阔怀抱。我对老鱼说：“那咱就当演员或是写作吧，都是反串角色。”老鱼低头思忖片刻，大手一挥豪气十足地说：“成！我以后就爬格子笔耕吧。”老鱼的神情酷似刚签下家庭联产承包协议的村民，一脸的纯朴干劲，眼前似乎正有黄澄澄的麦浪冲老鱼招手致意。从此，老鱼开始全心全意地投身到自己的作家梦里去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黄昏，老鱼从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跌回尘世。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从心里掏出点什么，又塞进去点什么。老鱼整个人都是崭新的。



崭新，这个词总会使人联想到哲学里所说的新事物。明亮，清澈，带着被阳光擦拭过的温暖——总之，有初生的喜悦和勃勃的朝气。

然而，对于老鱼却不是如此。生平第一次，老鱼触摸到了死亡，触摸到不朽的爱情，老鱼身体里面多了一种丝丝缕缕的湿润感觉。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开了，股股穿堂冷风从另一个世界嗖嗖吹进老鱼安静的宿舍。

老鱼的创作热情从此一发不可收。

老鱼常常在周末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晚上在宿舍里突然拿出一堆布满龙飞凤舞字迹的稿纸，声音沙哑地请大家欣赏。

老鱼的作品颇多，我也拜读了不少。公正地说，老鱼文章的质量良莠不齐，好的好，坏的坏，你简直要怀疑是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更要命的是，老鱼的文章大部分没有结局。小说强调有看头，越到后面应该越是精彩纷呈，奇峰迭起。若戛然而止了，会给人一种看电影正看得手心出汗，忽然停电，屏幕一片空白的憋闷感觉。

老鱼有一个小说给我印象深刻，叙述的是三十年前的故事。一个刚念大学的女生安雅还没有从自己那个破碎的北大中文系的梦里面醒来，孤独地漫步在一个陌生城市的石板路上，明白自己一无所有。后来她因为抑郁症办理了休学手续，坐火车到青海旅行。就如同这年头，大批大批的人潮水般浩浩荡荡奔向西藏，希冀可以从那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寻找到精神上的慰藉。本来安雅只是众多的失意者中的一员，渺小普通得没有人会在意，但是从青海回来之后她焕然一新。老鱼的故事就是从那个安雅邂逅了一个得了绝症的藏医开始的。

那个藏医有着很长的睫毛，低着头赶路时睫毛在他脸上投下类似蝴蝶翅膀形状的阴影。他瘦高的身材给人一种恍惚的错觉，几乎要将他错当成一个处于青春期还在拔节的孩子。头顶皴裂的黑褐色疤痕却在不声不响地昭示着他作为朝拜者曾在这片大地上虔诚匍匐

的漫长时光。大部分时间，他的表情若有所思，甚至是忧伤静默的。但当他俯下头的一瞬间，挺拔的鼻梁和刀刻般的轮廓使他像极了青铜雕出的老鹰，凌厉锋利，桀骜不驯。

结局是藏医选择天葬，而安雅也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解脱和升华。故事的最后，是一首天界梵音的《阿姐鼓》：

我转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我五体投地山路，不为朝觐只为贴着你的体温
我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老鱼说他这种情绪酝酿了六年，在他心里早就朦朦胧胧有一种想法，要写这样一种东西。有关出路，有关救赎。这种情绪每天弥漫在他心头，使他闷热，说不出的痛苦。他要把他这种情绪由笔端流淌出来，一泻千里。所以说，老鱼的文学创作过程是心理学上典型的“移情的创作”，有点像曹禺写《雷雨》时的经历。这种情绪积攒起来无处转移，无处释放。有的人压抑太久了，就会杀人放火。

老鱼一扬眉毛：“我嘛，算是比较理智的移情者啦。”

我暗忖：难怪作家的自杀频率这么高，笔下的人物都是命运多舛。

事实证明，老鱼的移情创作并非理智。写作无罪，但是在课堂上打游击偷偷写就不好了，尤其是当光阴已经冲到了高三这个非常时刻。我想老鱼还没有洒脱到乐意用成绩单上的大红灯笼照亮自己的前程。

之前老鱼成绩一直不错，稳居班上前三。自从老鱼迷恋上创作，老鱼的分数就变成了一个不肯吃饭的小孩，怎么也长不高。本来，高三的气氛就是剑拔弩张，老师和家长都翘首盼望老鱼的成绩能步步高，不奢求是火箭升空，至少也该是波浪式前进。偏偏事与愿违，反倒成了螺旋式下降。他们心里急得犹如蚂蚁在热锅上赤脚跳踢踏



舞，一遍遍地向着老鱼做思想工作，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有声色俱厉义正词严的，就差没有使出老虎凳辣椒水。老鱼的性格也很古怪，越失落越倔强，对着他爸扔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就是蒸不烂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我知道，其实老鱼也很痛苦焦灼，他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走钢丝，内心深处和他笔下的安雅一样，也有个北大中文系的梦想。

年轻的藏医低着头仔细研究手上的一把草药。安雅忽然觉得他看起来就像一株植物，确切而言，像莲心，带着清苦的气味。安雅说：“我本来以为藏医都是比较擅长用矿物做药的。”面对她质询的眼光，年轻的藏医答道：“我用草药，尽量不用矿物和动物做药，怕处理不好会中毒。”安雅随口说：“中毒就再治好了，你不是医生吗？”年轻的藏医也不着恼，微微一笑：“不是的……有些病，藏医也是没办法的。”

她突然冷凛凛地打了个寒战，脱口而出：“你快告诉我，你的病是有办法的。”他平静地望着她，篝火在他们旁边烧得噼啪噼啪响，她怀有热切希望和紧张的脸在跳跃的烛光的映照下，模糊成一帖嫣红的剪影。

“我的办法是天葬。请老鹰分割我的肉体，然后带着我的灵魂进入天堂。”

只有一个老师没有对老鱼在课上写小说提出过严正警告。其实，那个老师从来就没有警告过任何学生，即使最轻微的暗示也从未有过。老师姓本，接近三十岁。有个酷爱英国历史的学生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BigBen，和赫赫有名的大本钟齐名。这个外号不长脚地在同学中广为流传，深入人心。BigBen的气质和大本钟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沉默，精准。

BigBen是一个在全国颇有名望的大学的物理博士，也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博士老师。听老鱼说，他高中时代还拿过国家级奥

林匹克物理竞赛一等奖。每次考试结束之后，BigBen拿着一张空白试卷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报答案，总而言之，牛人一个。我们谈起BigBen在赞叹钦佩之余，总是替他感到惋惜，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才没有去象牙塔里从事尖端科技工作。BigBen是那种最不适合当老师的人才，他的专业课首屈一指，口头表达能力却不行。茶壶里面煮饺子，有货倒不出。

老鱼在BigBen的课上尤其才思泉涌，从上课起立到下课打铃，老鱼趴在桌上一个劲儿地奋笔疾书。BigBen的课上完一堂，老鱼的黑色水笔芯被消灭掉半管。其实老鱼在课堂上写文章BigBen早就了然于心，只当作没有看见。有时，我忍不住纳闷，老鱼和BigBen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默契。我看见过一次，老鱼写完文章后抬起眼，对讲台上略带结巴的BigBen心照不宣地一笑。

去食堂的路上，我劝老鱼说：“兄弟，不能因为BigBen这个人好说话你就在他课上无法无天，这样不厚道。”老鱼叹了口气，说：“我也知道不该这么做。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想想BigBen他自己的经历心里就感到悲哀无奈。人生才有几个十年，我真的……真的不想自己像他一样有才能没处发挥，空嗟叹。”

我愣了一愣，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没想到老鱼会有这种想法。我不经意地偏了偏头，高三教学楼上挂着的高考倒计时表撞入眼帘。一瞬之间，胸口像被大铁锤重重锤了一下，金星直冒。我艰难地吸了口气，干涩地轻轻说道：“高考虎视眈眈地横在路前方……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只有风吹动衣服发出的簌簌声。操场上落满了黑暗，又浮起点点月光，宛如冬天醒来，窗户上不声不响结出的寂寞冰花。很久很久，我刚想说老鱼啊我饿了咱先去吃饭吧，老鱼蓦地抬起头，像狼一样直勾勾地遥望着月亮。借着微弱的白月光，我看清了老鱼眼中浸着的泪水。

你很难猜出那个藏医的年龄。他的头发乌黑，嘴唇红润，他是应该不会超过三十岁的。可是当你望进他的眼睛里去，里面盈盈盛



开着如大海一样的情感和智慧，像是两口永不干枯的古井。你恍然而悟，这个青年藏医的心，竟有着如同老者一般的沧桑和洞悉力。

他整个人就是一个矛盾混合体，纤细和坚强，苍老和年轻，对立的特质在他身上惊奇而和谐地水乳交融着。他穿的黑色袍子沾满了旅途中的风沙，似乎有一种隐约的光芒从他身内抑制不住地向外面渗透。

藏医会说一点简单的汉语，然而他们在行走过程中很少交流。两人像沙漠中的两只落单的骆驼，沉默而顽强地行走，从熹微走到黄昏。他走在安雅后面，安雅从不回头看他。她有一种预感：如果回头，他就会倒在地上，像一缕青烟似的消失不见。她是如此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预感，于是绝不回头。仅仅凭着聆听背后沙沙的脚步声，就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和喜悦。

如果石头都开花了，那么人是不是就有希望冲破这重重困境？

高三的最后日子，我和老鱼困在试卷为砖教辅为墙的围城里作笼中之兽状。不知怎么的，那些辛苦忙碌咬牙切齿的日子隔着一个高考再回头望去，竟然成了我高中最恋恋不舍的难忘时光。曾经伴我多少个漫漫长夜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标满了各种小字记号，连页脚都翻得卷起来了。我抚摸着这些泛黄的书，想着老鱼。那时我们每个晚自习并肩做题，笔在纸上滑过，发出春蚕进食的沙沙声。你心里也曾像我这般充满平和喜悦吗？

毕业典礼过后，班上的同学聚在1912吃散伙饭。男生们要了一大桌啤酒，嚷嚷着要一醉方休。可是谁都没有老鱼心眼实酒量差，两瓶刚刚下肚，老鱼就醉得看不清人是方是圆了。他腾地站起身，高扯开嗓子唱起：“孤王酒醉在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容貌……”喷出一股醺醺酒气。拍着桌子的老鱼很有山东大汉的气概，就差手上没有执着一块铁板。有几个小女生吓得花容失色，生怕老鱼下一秒就要暴露出我心狂野的本色来。同学们看不过去，上来十个人劝老鱼别喝了，老鱼睥睨着一双醉眼打量着这群人，含含糊糊地说：

“去，去……在我伟大智慧的照耀下，你们渺小得像一粒草籽。”立刻有九个人自惭形秽，半羞半恼地退下去，决意不去管老鱼的闲事，让他自生自灭尽情出丑好了。这就是醉酒中的区别。倘若普通人喝高了胡言乱语口出不敬，你会觉得他醉得太憨，一笑了之。但如果是一个强于自己的人酒后口吐狂言，大多数人就会忍不住在心中反复咂摸几遍，越寻思越是酸酸的不是滋味。所以说，最令人不快的往往不是他人的错误，而是瘦瘦的心在乱想。魔由心生，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扶起老鱼说你醉得太厉害我送你回家吧。老鱼也不反抗，慢吞吞地往外面踉跄着走。夜色里的风迎面扑在脸上，微冷。老鱼一边晃晃悠悠地走，一边自顾自地浅吟低唱：“你穿上凤冠霞衣，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幔布扯开一口折子戏……”

现在回忆老鱼给我看的小小说，记不起老鱼在他的小说中出现过对那个藏医天葬过程的细节描写。老鱼说他不愿意用这种神秘的涅槃仪式达到某种美学效果。当然也有可能是老鱼对于天葬还没有熟稔到可以不动声色地讲述出来。

老鱼在小说里的叙述朴拙无华，像一件刚在窑中烧成的通红陶器：安雅站在山坡下漫长等待，那个藏医在爬上山峰之前向她请求一缕头发。她问他，我的头发能和你的灵魂一起升入天堂吗？藏医无声地微笑了。安雅默默目送他敏捷如猿猴般地攀岩而上。他近来吃得很少，整个人消瘦得似乎身体都在悄悄缩小。靠近他旁边，能感觉到他体内的熠熠光芒正在绵绵不断地流淌，从他的每一寸皮肤里面静静地辐射出来。

藏医在爬到半山腰时，略微停留了一会儿。安雅仰起头看去，他原来是在目不转睛地欣赏着一枝从峭壁里伸出来的花。

她想，这是凌霄花，还是雪莲花呢？

我和老鱼一前一后地踟蹰着，冷风吹得老鱼似乎酒醒不少。“记



得本老师吧？”老鱼没头没脑地问道。我微微愣住，随即反应过来他指的是BigBen。

“我有次看本老师写的日记。你想不到吧，虽然他口头表达能力不行，文章写得却是挺好的。他日记里面提到那次他到县中出差，学校给我们临时找了个物理老师代课。他临走前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同学们交的物理作业塞到包里。一路上，他坐在车里颠簸着改我们的作业。”老鱼眯着眼，“本老师写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终于车开出这段坑坑洼洼的公路了，刚才头晕的感觉被车窗外的凉风带去不少，作业也改得差不多了，我舒服地蜷缩在车座里面打盹，像个不操心的小孩。’本老师那么才华横溢的人，如果能去适合他的地方该有多好……”

“你知道我高三有段日子为什么会一方面清楚地知道高考对我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又像飞蛾扑火般没日没夜地写文章吗？深夜里，我常常扪心自问：‘尽管创作的热中和信仰现在在胸中充溢，还承诺着今后的生活，后来会不会却从来不能、永远不能实行了呢？’想着想着，胸口疼痛得厉害。我对自己说，得啦，下辈子不当作家了，也不做人了，当一棵树、一枝花该多好，要不做一块石头也行啊。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再也不用去了解思想的甜蜜和疼痛。”

老鱼的眼里白雾弥漫，像是一座盛开的迷雾森林。

翅膀卷起凛冽的劲风，安雅蓦地回头，只见老鹰们呼啸着笔直冲上碧落，这群生灵仿佛是白天里黯淡的星星，要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拥抱太阳。安雅缓缓跪倒在地上，泪水宛如压破的葡萄，流过她因暴晒而皴裂通红的皮肤。有细针刺过的痛楚，却又微微带着暖意。

安雅再次仰起头，阳光轰然倾泻在她脸上未干的泪痕上，烙下万丈光明。她瞳仁里猛禽的倒影，像流水底下的小石子，闪烁不定。似有似无的，安雅闻到了一缕淡淡花香，宛如一曲远方飘来的优美牧歌，缥缈而宁静。这一次，她没有去想这是凌霄花还是雪莲花。她的心头一片清朗。

远方的地平线上，振翅而上的老鹰像春日里融化的有点脏的雪，扑向天空那个蔚蓝冰冷的怀抱。

有件事情一直像谜一样萦绕在我心头，我知道我必须马上解开它。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老鱼，他低头的侧脸很像他小说里的一个人物。

我问老鱼：“你写的那个关于天葬的故事，不管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还是梦境所得，总之，里面的藏医是在影射你自己吧？”

老鱼大为震惊，反问道：“你难道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事情吗？”这次轮到我狠狠地吃了一惊：“老鱼，你不要开玩笑。只有亲身从战场回来的老人，才可以平静地解开衣衫，指着胸口的伤疤说：‘我这里有一瓣玫瑰花的痕迹。’”

老鱼深深凝视进我的眼睛，他的表情开始变得若有所思。老鱼缓缓地说：“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本老师是我的二表哥。这个故事就是他告诉我的。那个去青海的女大学生，其实是我的姨妈，本老师的母亲。”